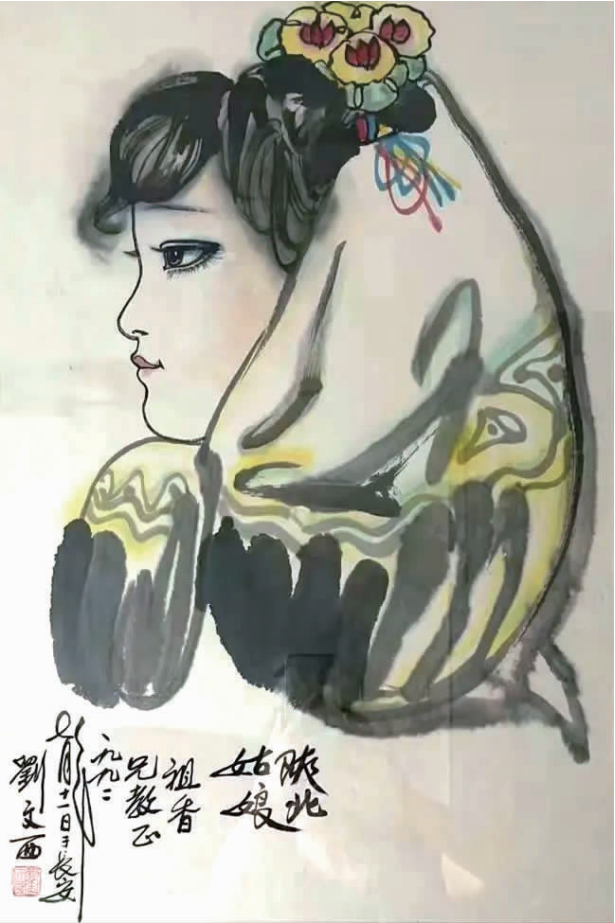


一眨眼,刘文西先生离世已有三年。斯人已逝,风范长存;音容隽永,幽思长在,刘文西先生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难以忘却的记忆

■文 / 邢力策



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,我从此常把“汗青”看成“丹青”……

“遇见”刘文西先生

■文/刘慧士

时间都到哪里去了？刘文西先生去世已三年了。我和刘先生接触少,他辈分又比我大两辈,不适用纪念、怀念、点滴,两三事这些,所以直接用了这个篇名,讲点偶然或者惊奇的“遇见”吧。

刘文西先生和我是同村人,本家,和我祖父同辈,他俩可能同个曾祖父,当然,这点关系到我这辈更远了,况且小村村民随便翻几代都有亲缘关系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他第一次回乡,也许是 1978 年,我第一次见到了他,那天我在后门山茶园玩,他在写生,招呼几个小孩和几个出工的社员们拍照。他有着那时候人少有的胖,尤其是肚子,皮带差点扣到胸前,夏天了还戴一顶灰白帽子,白衬衫,黄裤子,有人用“海鸥牌”120 相机给我们拍了照,不久但不知是何人送到了我手上,照片很模糊,我蹲在前排左侧,穿领口有 V 型白斜条的汗衫,先生在后排,这照片现在肯定在家里,我只是找不到。

我祖父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,在外工作,解放前后两人有过交往,刘文西叫他大哥,祖父刚新建了一幢房子,在本乡算好的,懒得打扫自家的老台门,先生便借住了个把月。

住在我祖父家,我认为有更大的原因,我祖父口中的“六叔”就是刘文西父亲,是个地主,后来的命运我不说你也知道,所以刘文西二十多年不回乡,怕睹物思人,住我祖父家也是避人少事少出门。

后来我知道了他父亲其实是个开明乡绅。

先生家境肯定是殷实的,有亲戚在上海、青岛、厦门定居,有英国产“三枪”牌自行车(有次和祖父同骑乘,在“仰钨铃”还摔了车),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也见他在村里的侄孙辈穿着毛绒已褪的呢大衣。先生的母亲我们叫“六娘娘”,出身大户,自长乐嫁来,据说陪嫁品“十里红妆”,这当然是小山民口头的层层加码。“六娘娘”身材高大,大圆脸,很慈祥,很富态,她很工“女红”,先生的艺术细胞概来自她,未出外求学时就很善画。

熟悉了就没有风景没有光环,回乡时刘文西已有点小名气了,但不知温饱无论艺术的当时,村民们也无非把他当成在外工作领工资吃粮票的一般人士,他替余戚画的据说还被糊了板壁,十几年后才小心翼翼撕下珍藏起来。他还在祠堂外墙画了大幅宣传画——《实现四个现代化》,是一个姑娘驾驶拖拉机,老让我想起当年一元面值的人民币图案。

在我祖父家,先生也是每天画,一次作画意外在主图外掉落了几滴墨汁,他随便一抹一修就成了活灵活现的蜜蜂,真是神来之笔!也在院子里给我母亲素描,四五年后我在初中美术课本上看到一幅《江南姑娘》,我怀疑就是那幅,当年母亲年轻漂亮,可惜那素描没给我家,那个版本的美术书也难再见到。另外,罗中立的油画《父亲》当年很有名,好长时间我还以为是刘文西画的,那布满皱纹的脸如黄土地的沟壑,和他画笔下的陕西老农很相像。

上世纪 80 年代他也回乡几次,当年我父亲是本乡“大干部”,春节期间就替文西先生张罗出去写生的车子,那时候车子极少极难弄。90 年代刘回乡参加长乐中学校庆还在我家住过几天,后来我怨父亲怎么不多讨几幅画,我实在是势利之人。

世界很大,也很小,经济好些了,旅游便兴起,我二姑姑去黄山旅游竟碰到了文西先生在写生,1998 年我和爱人去西安旅游结婚,住在华山脚下—宾馆,退房时发现大堂前有横幅——第×届华山画展,我说刘文西先生可能也在,他在陕西名气挺大的。此时有几个学生模样的拥着一老者出来,一看正是,我连忙迎上前,他当然认不得我,我从祖父、父亲一路介绍下来,他和我握了手连说好好,叫我去西安他家玩,我当然不会去的,但过了两天,我在西安的全国第×届书展上又碰到了他,真是神奇!

大前年五一节,父母亲和我去看望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,顺便拜访了先生,他大声说一起拍个照吃个枣子,然后送了我们每人一张他为一百元人民币画的主席头像原稿影印件,先生虽显疲惫却想不到走得这么快。

先生家在大雁塔边,为一两楼复式房,他住一楼,腿脚已不灵便手也抖,但每日仍伏案作画,此时手竟不抖,我想到了“功力”这词,也懂得了什么叫大笔如椽、入木三分。

先生毕业于浙江美院,聆教于潘天寿先生,从莺飞草长的江南去了贫瘠严寒的黄土高原,一去就是六十一载,画笔不辍,住窑洞,睡土炕,上百次去陕北,十几年的春节都在农民家过,连年为一家庭作画,把一位小姑娘画到了老太太。他只画人民看得懂的画,画出了中国农民的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和对黄土地的眷恋和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不是一般的体验生活能达到的,如今好多画家只会称兄道弟互相吹捧,急功近利又玩玄乎,似评皇帝的新装的看客。先生沉得下心,画人先识人知人,心中有感情,画中有真情,他用一生笔墨叙述对人民的爱,晚年创立了“黄土画派”,说人民艺术家并不为过。

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,我从此常把“汗青”看成“丹青”。



今年 7 月 7 日,是当代著名画家刘文西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。

黄土画派创始人,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头像作者,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,延安市委副书记,中国美协副主席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艺术家,西安美术学院名誉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……除这些众多的头衔以外,刘文西先生还有个让我们倍感亲切的标签——嵊县僮。

刘文西先生的老家水竹村,位于长乐镇,与我老家沃基村相差不到 10 公里。他是我爷爷的得意门生。根据《长乐镇志》记载,我家是全县迄今为止唯一的五代教师之家。我爷爷那诵铭,是嵊县西乡有名的教师先生,解放前一直担任长乐阳山中学(长乐中学前身)副校长兼国文教员。听我爷爷说起过,他有位学生在西安美院工作,是位画家,叫刘文西。因我自幼喜欢诗书画,所以对画家印象特别深刻,只是一直无缘与刘文西先生相见。直到 1984 年机构改革,我从长乐区校调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,协调、联系文教卫体等部门的工作,这才有幸与刘文西先生见面。基于爷爷的关系,在尔后的不断交往中,我与刘文西先生成了忘年交。

记得是在 1986 年春节后的某一天,当时分管文教卫体的副县长方浩泉同志同我说,已经兼任延安市委副书记的画家刘文西先生要回乡,叫我负责接待。我很高兴。记得这天下午,我与驾驶员孔师傅,早早赶到杭州笕桥机场出口处。航班很准时,稍等,便在写着“接刘文西先生”字样的硬纸板提示牌边,接上了刘文西先生。在车上,刘文西先生与我聊天的情景,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“那秘书,你是拖尾巴尹,还是开耳耶?”

“我是开耳耶。”

“那你是长乐人?”

“对,刘院长,我是沃基人,诵铭先生是我的爷爷。”

“哦……这么巧。你是诵铭先生的孙子?你爷爷是我老师,还是我的恩师呢。”

“我早就知道,爷爷同我说起过。今天有幸见到您了。”

他问我爷爷的情况。我说:“爷爷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冲击,1972 年就去世了。”

“哦,那这次回来一定要去你爷爷坟头祭拜一下。如果不是你爷爷鼓励我,我可能不会走上画画这条路。”

“刘院长,您言重了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”

那天他大概很兴奋。当年从笕桥机场到嵊县,路上要开 3 个小时。一路上,刘文西先生一眼未合,兴致勃勃。与我在后来的接触中,感觉到他讲话不多的个性,判若两人。在车上,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他的经历。这次聊天,结合后来的多次交谈,我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。

刘文西先生生于 1933 年,家境殷实。他的父亲也是教师出身,解放前在绿溪乡公所担任文书。兄妹六个,他是长子。1946 年,他入学阳山中学。大概继承了善于绘画绣花的母亲的基因,他对绘画很有天赋,且特别喜欢,对其他学科则不大感兴趣。平时上课也不专心,老师在上面讲课,他在下面画画。所以除图画课外的其他老师,经常批评他,不让他画画。只有我爷爷经常同他说,画画也是一门专业,你只要坚持下去,也会有收获,但其他学科也不能偏废。他从中受到了鼓励。

1949 年,刘文西先生就读嵊县中

学,一如既往地喜欢画画,画画的水平在校内已经小有名气。当年 5 月 22 日,嵊县解放。6 月,县里举行“解放嵊县庆祝大会”,需要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头像,当时没地方采办。县里把任务交给了嵊县中学,学校领导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刘文西先生。接到任务后,他找来一本解放军进城印发的小册子,对着上面毛主席与朱总司令的头像,认真真地在白纸上画了三天。再把画好的头像贴在厚纸板上。开会那天,两幅伟人头像,悬挂在会场上,意想不到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这对他产生了莫大的鼓励,成为他日后“画毛泽东头像第一人”的原动力。

假期里,刘文西先生来沃基姑姑家,顺便来看望我爷爷(他的姑姑嫁给我的族祖父邢曰铸先生,就住在我家老屋新屋台门后面)。在与我爷爷聊天中,他流露出很想学专业学校学美术的想法。我爷爷就给上海育才学校的一位教务处处副处长(我爷爷绍兴师范学堂的同窗,杭州人)写了封信,推荐他去上海育才学校学美术。1950 年下半年,刘文西先生就进入上海“育才学校”,正式接受专业的美术教育。1953 年,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五年制国画系(他夫人陈光健老师也同期考取,他们是同班同学。陈光健老师四川人,出生南洋华侨之家),为他日后成为著名画家,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大学毕业后,他被同是嵊县水竹村的著名版画家、已经担任西安美院院长刘蒙天先生,选调进西安美院工作。

刘文西先生虽然一直在大西北工作,但乡情浓烈。老家有什么大事,只要时间上允许,他一定回来。那天把刘文西先生接到县城后,安排他住在原来的县府招待所。晚上,我同方副县长陪他吃饭。在饭桌上,他说这次回来是专程回老家看看的。他姑姑病逝时没有赶上,这次回来要去沃基姑姑家吊孝。

第二天一早,我接他一同去沃基他姑姑家。从他姑姑家出来后,他提出要去我爷爷坟头看一下。我同他说:我爷爷的墓地山高路远,坟头我们就别去了。我爷爷的遗像挂在老屋,要不我们去祭拜一下?征得他的同意,我们就去了我家老屋。在我爷爷遗像前,他合着

双手,口里念道:“有愧恩师,今日才来祭拜你。”拜了又拜,并在我家拍照留念。

1986 年至 1993 年,我在县府招待所,机关事务管理局任职。这段时间,我与刘文西先生交往最多,印象最深的有三次。

一次是 1992 年 11 月 30 日,他回来参加长乐中学 50 周年校庆,是我接待的。当时我把他安排在原来的剡溪宾馆。第二天我与他一起去长乐中学参加校庆。事后,我们接上商敬诚老师(商敬诚老师与我爷爷是同事,与我父亲也是曾经的同事,1975 年我在长乐中学代课一年,也算同过事。商敬诚老师与我家是三代同事),一起去我家沃基村。



在嵊县水带厂(属村办企业)会议室,刘文西先生、他夫人陈光健和商敬诚三位大师,合作画了一幅 8 尺的枇杷图,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那段时间,流行交谊舞,刘文西先生也非常喜欢。回到城里吃饭后,我邀请了几位同事,陪他跳了两小时舞。舞毕,他在剡溪宾馆会议室,给我画了一幅兰花,落款“力策先生惠存”。他一边画,一边同我聊天,大概意思是说他的画有自己的特色,画法皴擦点染,墨法浓欲其活,落款公元纪年,签名年西另类。我不懂绘画,听着只是一知半解地点头道是。

第二次是 1993 年 5 月,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《纪念毛主席诞辰 100 周

外。刘文西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,我一下子难以接受,心生悲哀,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,终身遗憾。7 月 20 日,我赶赴西安,在他家的灵堂里,虔诚祭拜,以告刘文西先生的在天之灵。

从西安回来,我翻遍相册,整理出有关他的照片。往事历历,情感满满。他的照片我始终保存着,空余时看看,他的形象倍感亲切:胖胖的身材,一顶中山帽,一件灰色夹克衫,胸前挂着一架海鸥牌照相机,一脸慈祥。

斯人已逝,风范长存;音容隽永,幽思长在。刘文西先生的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